

青春岁月

我的军歌情结

□唐文胜 文/图



1991年12月，在八一军旗下，作者告别军旅走上社会！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自从离开了家乡，就难见到爹娘；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创业打拼在他乡的这些年，每当这首《咱当兵的人》激情澎湃，铿锵有力的优美旋律在我耳边轻轻响起，蓦然回首23年前卫国戍边的4载军旅生涯，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军歌嘹亮的火红年月。

“军歌如同部队的灵魂，没有军歌的部队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昔日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今天处处一派安定繁荣的和平年代，军歌不仅仅可以鼓舞部队的士气、勇气、斗志，在黑暗与渺茫中焕发生机、创造奇迹，而且还可以在无形之中给人以生的坚强、死的光荣、败的图腾、活的希望，在挫折与磨难中奋起抗争、重振雄风。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进入军歌嘹亮的军旅生活的，那时候在我们部

队，学军歌唱军歌拉军歌，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出早操、开饭前、看电影、上政治课、文艺汇演，甚至训练间隙、打靶场上、退伍回乡的欢送会上，我们都要根据不同场景，唱一曲《咱当兵的人》、《军营男子汉》、《打靶归来》、《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等激励斗志，弘扬当代军人心声与本色的军歌，绿色军营处处都军歌嘹亮，官兵心头时时都豪情满腔，真是激情无限、心旷神怡。

曾记得那时候在我们部队流传着这样一句军中戏言：“不会唱军歌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对此我深有感触。初入军营接触军歌时，我五音不全，记忆力特差，别人三五遍就能熟记于心的《咱当兵的人》，我自吟自唱十余遍，还是前音不搭后调，丢三落四的，在战友们面前出尽洋相。作为连队能写会算的文书，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后来，为了学会学精军歌，改变战友们对我的看法，我买来五线

谱，又从指导员那里抄录了几首经常演唱的军歌词曲，拜文艺骨干小李为师，利用课余时间休息时间苦练军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学会了连队教唱的所有军歌，年终时还以一首声情并茂的《咱当兵的人》一举夺取了部队“迎元旦，庆新春”文艺汇演一等奖，令战友们刮目相看。从此青春无悔的四载从军生涯中，学军歌唱军歌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军歌不仅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开拓了我的视野，而且也激励了我的斗志，辉煌了我的军旅人生。

如今退伍走上社会二十余年，但退伍不褪色的我对昔日那一首首常唱不衰的经典军歌依然情有独钟、铭记在心。每逢节假日，偶然歌兴大发，我还会时不时邀请几个退伍的战友去街边的卡拉OK厅或音乐KTV房，同唱一曲《咱当兵的人》，同温军旅旧梦，同享军歌豪情，谨以此纪念我们对军歌的不朽眷恋。

家庭相册



这是1984年，笔者所在的企业研制成功首台军车并通过军方验收时的场景。图片中最前面戴眼镜并鼓掌的人就是我的爷爷，后面站的是奶奶。



爷爷的中山服

□牛雅文 文/图

爷爷的中山服，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期，由国家第五机械工部（也就是兵器工业部）给他配发的。因为当时部里决定，让爷爷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代高级技工去苏联培训学习，所以必须统一着苏联国服。

爷爷之所以能荣幸地去苏联学习，是因为爷爷在参加我国第一代坦克研制时崭露头角被领导看上的。听奶奶讲，当时正处在试车的节骨眼上，连接履带的钢销断裂，成了研制中最难攻克的难关。哪知道这道难关竟然让爷爷这位小诸葛给攻破了。为此，当时的爷爷被厂里和部里一致定为八级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坦克装配高级技工，并派往苏联学习。

当时爷爷才20岁出头，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坦克装配八级工就够耀眼的了，才有了留苏的金字招牌，你说哪个姑娘不会动心呢？可奶奶又是如何让爷爷坠入爱河的呢？听奶奶讲，她之所以有幸逮住了爷爷的心，凭的不是她这朵校花和来自冰城的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而是凭的是她有着得天独厚的俄语水平，才赢得了爷爷的爱心。因为爷爷留苏回国后，带回不少的俄文技术资料要学习和应用，可他的俄语水平太差了，必须有一位熟悉俄语的老师辅导才行。当时在工厂里，只有奶奶才能帮助他。说也巧，而真正能打动奶奶芳心的并不是爷爷那耀眼的头衔，而是爷爷的那件笔挺的蓝呢子中山服。听奶奶讲，那是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平时总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爷爷，可这回却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正在主席台上向首长汇

报技术革新成果。有意思的是，坐在会场内的奶奶意外地那么一抬头，主席台上的那个身穿笔挺蓝呢子中山服的帅小伙忽然撞入她的眼帘，让她电击似地那么猛地一颤。从此，奶奶的芳心就被那个穿蓝呢子中山服的爷爷逮走了。事后，连奶奶这位生活在童话故事里的白雪公主也没想到，就这么热火朝天地嫁给了那个身穿蓝呢子中山服的白马王子。

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爷爷又穿着那件耀眼的中山服，响应党的召唤，从一个条件优越的大城市调到了一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的大山沟的“三线厂”里，又开始了国防建设的新历程。而奶奶也随着穿蓝呢子中山服的那个人，也在那个大山沟里的“三线厂”里一干就是几十年。和其它一些“三线厂”一样，特别是在工厂处于无米下锅、拖欠职工工资的那几年里，他们二老不但没有丝毫的怨气，而且还教育子女们要相信工会好起来的。当时有不少人都找门路调出了那个大山沟里，可他们二老像是在守家护院一样，一往情深地守着那个曾为我国国防建设填补了多项空白的“三线厂”。就这样，爷爷和奶奶在相爱中，在那个“三线厂”里，献了青春、献了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而无怨无悔。有好多次，二舅从北京回来，想把爷爷和奶奶接到他的身边去，让他们二老在首都享度晚年，可是爷爷和奶奶就是不想跟二舅走。他们二老一个劲地对二舅说：“这里的山好水美人更亲呐！我们是已经离不开这里了……”

图片故事

我的中学老师

□赵洪山 文/图



2012年8月1日，当年的学生为老师庆祝八十大寿时的合影。后排左一为作者。

1968年初，我们从小学五年级直接升入中学，就近分配在二十六中六连一排（当时的班编制）。班主任裴新生老师，中等个儿，微黑的面庞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也许是我们那时年纪小，当时实在看不出老师有多大年纪。

刚进校时，教室玻璃很多被打碎，桌椅残缺不全，教学楼前后贴着大字报。虽说是上学，实际上我们在学校是以大批判、挖防空洞、下乡劳动为主。学校里有军宣队、工宣队，每个学生连都有军代表、工代表。那

月，老师在学校里实际上是配角，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

二十六中原为男校，也就是在六九届和七零届才开始招收女生。上学时，裴老师既不是被批判对象，也不是造反派。他谦和的脾气，使同学们都很乐意接近他。

使我们和老师更熟悉、更亲近的另一原因是“革命教育”的“三夏”、“三秋”劳动。学校组织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整天摸爬滚打在一起，最长的一次在李家巷住了两个月。在那样年代，也确实有的同学对老师不够尊敬，不听

指挥，甚至由于我们的无知和淘气惹得老师伤心难过，但更多的是同学和老师之间融洽相处，留下了经久难忘的记忆。

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学校的各门课程陆续开课。裴老师教的是地理。地理课上，裴老师神采飞扬，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经常是用粉笔在黑板上迅速地勾勒出各国地图，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当时，我们都爱听裴老师的课，生动、形象，讲得通俗易懂，听得津津有味。

40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工作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着不同的生活，但和老师之间的联系一直未断。我们有时在春节，有时在教师节或在老师生日的时候去看望裴老师，师生欢聚一堂，情谊甚浓。老师看到我们不断成长，成家立业，在各条战线上做出成绩，这是他心灵上最大的慰藉和满足。至今裴老师的家里还保留着我们学生时代的照片和合影，我们去时拿出来，老师随口就能说出当年的趣事，使我们愉快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感谢母校，感谢我们的班主任——可亲可敬的裴新生老师，感谢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们。他们都深深地记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记忆。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